

台剧复兴：近年来台湾电视剧创作转型研究

黄诗娴

(集美大学电影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21)

[摘要] 21世纪前十年是台湾偶像连续剧的黄金发展时期,但2010年起电视剧产业整体走向低迷。2015年开始,《花甲男孩转大人》等“植剧场”系列、《通灵少女》等剧以本土闽南文化题材创作,结合跨境合作在国际网络平台播映,同时开启类型化、产业化制作的“短剧”模式,通过国际化资金和资源的注入,开启转型之路。2019年,《我们与恶的距离》《俗女养成记》《想见你》通过现实主义批判、“台式”轻喜剧风格、悬疑奇幻元素以及多元丰富的叙事模式,在内容创作、生产制作、营销等方面实现转型升级。经过5年探索,台湾电视剧可谓完成了一轮艰难但颇有成效的复兴计划,“复兴”的重点一在于内容创作上题材、类型、叙事模式上的推陈出新,二在于跨境合作带来的国际化播映平台及标准化、精良化的产业化生产模式。

[关键词] 台湾电视剧;创作转型;复兴

[中图分类号] J9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889X(2020)04-0117-07

台湾地区影视产业是我国影视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湾地区具有社会和人文关怀的电视剧核心要素、青年演员的培养、青春成长及都市题材电视剧内容创作,都丰富了我国影视产业的多元形态。2019年是台湾地区电视剧产制重要转型发展之年。《我们与恶的距离》《想见你》《俗女养成记》三部电视剧在大陆影视评分网站豆瓣上分别获得了9.5、9.2、9.1的高分,位居豆瓣2019年度华语电视剧排名前三名,高于全年所有大陆及港澳电视剧。腾讯视频引进《我们与恶的距离》《想见你》在大陆网络平台播出后,分获2亿、3.8亿次播放量^①,在微博热搜、各大影评公众号上,两部剧自开播后就好评热度不减。与大陆越来越高成本、“电影化”、高质量制作的电视剧相比,台湾电视剧由于市场小、影视产业不景气等原因,多是成低成本的小制作。在观众对视听观感追求愈高的当下,台湾电视剧凭借精细构思的内容生产、多元创新的叙事模式以及巧妙嫁接的流行音乐,两部剧不仅在台湾获得较高收视率,更在大陆得到较好的口碑和点击量,可谓在曾经的“偶像剧”没落后首次真正

意义上重返大陆市场,并在当下竞争激烈的大陆市场获得宝贵的一席之地。

实际上,2019年台湾电视剧在两岸的突出表现,与近年来台湾地区电视剧的创作转型密切相关。21世纪前十年,台湾地区以日本漫画改编的校园“偶像剧”和本土原创的都市情感“偶像剧”风靡亚洲并被众多国家和地区翻拍。但随着亚洲各国、各地区影视产业快速发展,台湾地区由于市场萎靡、影视产业不景气、“偶像剧”创作无法推陈出新,一度淡出亚洲观众的视野。2011年之后,台湾本土“八点档”电视剧长期被各类家庭剧、“乡土剧”占据,以三立、民视两家电视台为主,收视群体主要为台湾南部(乡下)地区的家庭主妇,以闽南语为主要语言,这些剧集冗长繁琐,动辄上百集、最高达2000余集、边拍边播,存在题材严重同质化、猎奇性强、剧情夸张失真和制作水准不佳等问题,限制了台湾电视剧高质量发展。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大陆地区则开始了电视剧快速提升发展之路,在内容生产上,通过网络文学、真实事件改编等渠道丰富电视剧的创作,打造出一批或

[收稿日期] 2020-05-01

[基金项目] 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FJ2019C044)

[作者简介] 黄诗娴(1989—),女,福建漳州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华语影视研究。

① 豆瓣评分、腾讯播放量数据采集时间为2020年4月28日。

展现中国历史文化或具有社会关怀的高质量电视剧;在电视剧制作上,由于市场大、资本大量注入影视产业,大陆的电视剧开始以“电影化”的标准进行精良的制作,观众对于电视剧的镜头语言及美术审美要求也越来越高。随着台湾各大电视台开始引进大陆电视剧,大陆制作精良的电视剧,尤其是台湾本土最缺乏的历史剧、神话剧、奇幻剧等类型,在台湾地区取得良好的收视率。例如,《延禧攻略》《如懿传》《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武媚娘传奇》《琅琊榜》《芈月传》等涉及历史、宫廷、奇幻题材电视剧,深受台湾观众的喜爱,在台湾均取得破1的收视率,且几乎都进入了同时段收视率前5名^①,这也是长期受“乡土剧”影响的台湾观众,转向制作精良的高质量电视剧的必由选择。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台湾电视剧开启了适合于本土产业现状的新的探索转型之路。

一、由盛转衰的“偶像剧”及其亚洲翻拍

21世纪的前十年,是台湾“偶像剧”风靡亚洲的“黄金时代”。《流星花园》(2001)揭开了这个时代的序幕,该剧在台湾以6.99的极高平均收视率刷新了当时的记录。台湾“偶像剧”主要分为两类:(1)以日本漫画为原型的改编电视剧,主要以校园为发生场景,以青春成长和爱情为题材,如《流星花园》、《战神》(2004)、《恶作剧之吻》(2005)、《花样少男少女》(2006)、《公主小妹》(2007)、《恶魔在身边》(2006)、《东方茱丽叶》(2006);(2)台湾本土创作的都市情感电视剧,如《王子变青蛙》(2005)、《微笑PASTA》(2006)、《爱情魔发师》(2006)、《转角遇到爱》(2007)、《换换爱》(2007)、《命中注定我爱你》(2008)、《下一站,幸福》(2009)等,2011年的《我可能不会爱你》是台湾“偶像剧”热潮的终结曲。这些电视剧多以“灰姑娘”式的剧情设置,满足了众多普通女观众对于美好爱情的想象与追

求,打造了美好、浪漫乃至脱离现实的恋爱空间。尽管已经过去十年,台湾“偶像剧”一定程度上可谓“热度不减”,近年来,多部“偶像剧”版权被亚洲各地购买并翻拍。大陆已翻拍了电视剧《泡沫之夏》,2019年电影版《败犬女王》开拍;2014年起,韩国翻拍《命中注定我爱你》《败犬女王》《我可能不会爱你》;日本于2019年翻拍《我可能不会爱你》等等。可以说,台湾偶像剧对亚洲地区的青春成长和爱情题材电视剧生产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偶像剧”亦是21世纪台湾影视产业发展的重要组成力量。在电影方面,20世纪80年代的“新电影运动”将台湾电影带上世界舞台,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台湾电影人仍未摆脱“新电影”的影响,追求艺术成就和电影节获奖而忽略本土票房市场,与观众渐行渐远。同时由于辅导金政策等问题,21世纪初台湾电影的年产量不到十部,众多怀揣电影梦想的导演转而从从事电视剧、广告的拍摄。而当时转投向偶像电视剧拍摄的导演,在2008年《海角七号》之后台湾电影进入复兴时期,创作了大量具有清新美学风格、展现本土文化的青春成长题材或都市情感题材电影,这些电影在亚洲范围内叫好又叫座,成为当下台湾电影的重要组成。较具有代表性的是被誉为“偶像剧教母”的柴智屏,是《流星花园》、《橘子酱男孩》(2001)、《狂爱龙卷风》(2005)、《转角遇到爱》等电视剧制片人,后来成为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2011)、《等一个人咖啡》(2014)的监制。电视剧《流星花园》、《战神》、《痞子英雄》(2009)的导演蔡岳勋,后来拍摄了两岸合拍电影《痞子英雄首部曲:全面开战》(2012)、《痞子英雄二部曲:黎明升起》(2014),二者在大陆分别取得了8734万和2.04亿票房。^②电视剧《恶作剧之吻》的导演瞿友宁后来导演了电影《亲爱的奶奶》(2013)。电视剧《土司男之吻》(2001)、《求婚事务所》(2004)、《放羊的星星》(2007)、《我在垦丁天气晴》(2007)的导演钮承泽后来创作了电影《艋舺》(2010)、《爱》

① 收视率数据来自“台湾偶像剧场”收视率统计查询网站, <http://tw.dorama.info/>。

② 票房数据来源于猫眼专业版, <http://piaofang.maoyan.com/dashboard>。

(2012)。可以说,“偶像”电视剧培养出一批影视导演、制片及演员,成为了当下台湾影视创作的中坚力量,对于台湾电影的产制具有重要影响力。而源于台湾偶像电视剧的清新美学风格和细腻情感表达,也被引入台湾电影创作中,形成独具特色的美学品位。这一批影视创作者,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将台湾“偶像剧”带向亚洲,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又通过青春成长题材电影,将“台湾美学”电影第二次带向亚洲。

二、多元转型起点：“植剧场”与年代大戏的出现

由于市场萎靡、产业不景气,“偶像剧”因陷入公式化创作模式引发了观众的审美疲劳而走向了低迷,此后台湾电视剧长期陷入“乡土剧”独占鳌头、总体制作水平低下的尴尬局面。2016年起,为了推动已经式微的台湾电视剧转型升级,导演王小棣牵头进行“植剧场”计划,该计划邀请到台湾知名影视导演蔡明亮、陈玉勋、瞿友宁等,金钟奖编剧获得者徐誉庭、温郁芳、陈世杰等编剧创作,以6—7集的短单元剧为主,分为爱情成长、惊悚推理、灵异恐怖、原著改编4类,每类各有2部作品。“植剧场”在台湾各大电视台播出后,成为台湾电视剧中的一道新的风景线。“植剧场”采取的是知名导演指导、参与的模式,从演员培训、编剧创作、剧集拍摄制作,到后期的宣传营销、播映等环节都参与其中,确保8部电视剧的创作水准。通过“植剧场”也培养出了一批台湾电视剧的新兴创作人才。为了打造更加具有收视吸引力的电视剧,“植剧场”也邀请来吴慷仁、杨丞琳、简嫔书、张书豪等明星演员加盟。更重要的是,“植剧场”开辟了近年来台湾短单元剧的新时代,剧情紧凑、集数少,与之前情节拖沓的“乡土剧”形成反差,在一定程度上提升电视剧质量。“植剧场”也开创了台湾电视剧对外输出与全球合作的新局面——8部“植剧场”电视剧在美国网络平台Netflix上架,向全世界观众输出。

以《花甲男孩转大人》(2017)为例,该剧改编自杨富闵的小说《花甲男孩》,延续小说生动活泼的叙事风格和丰富多彩的土俗情事,由台湾知名电视剧导演瞿友宁与新导演李青蓉合作执导,以卢广仲饰演的男主角郑花甲的成长经验为主要叙事线索,将地方民俗、喜剧元素与个人成长经验相结合,同时融入家庭关系和亲情主题,获得最高收视4.16、全剧平均收视2.46的收视率。《花甲男孩转大人》的成功经验,首先在于其根植于闽台乡土文化,不仅故事发生在台湾南部乡下,而且剧中展现了闽南地区的宫庙文化、丧葬文化、民间习俗等,通过剧中人物设定及众多幽默诙谐的闽南语运用,自然地将本土文化与影像叙事相结合。同时,通过花甲一家三代人之间的人物关系强调亲情及面对生死的主题,勾唤观众的情感共鸣。该剧还衍生了电影版《花甲大人转男孩》(2018),也取得了破亿新台币的票房佳绩。^①《花甲男孩转大人》的高口碑、高收视率及衍生电影作品,是“植剧场”为推动台湾电视剧转型所做的努力而取得的重要成效。

此外,近年来台湾地区电视剧的多元化转向,还体现在出现了质量上乘的“年代大戏”《一把青》(2015)。《一把青》总投资1.8亿新台币,也是台湾地区有史以来最大成本投资制作的电视剧,筹备长达4年,在南京、上海、台湾等地取景拍摄,在抗战胜利70周年时推出,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②这部电视剧以“史诗”的视野、电影化的美学标准,讲述自1945年起抗战胜利、国共内战、国民党撤退台湾等历史背景下小人物的漂泊命运,并获得第51届金钟奖6项大奖。《一把青》也代表了近年来台湾电视剧“大片”式制作的最高水准。

在2000年之前,台湾拍摄的古装电视剧(含大陆、台湾、香港合拍)如《一代女皇》(1985)、《戏说乾隆》(1991)、《新白娘子传奇》(1992)、《包青天》(1993)、《还珠格格》(1998)、《绝代双骄》(1999)等都成为经典。由于2000年之后民进党以众多方式意图割裂台

① 票房数据来自开眼电影网, <http://www.atmovies.com.tw/home/>。

② 资料来源于TVBS媒体新闻报道,《历史剧<一把青>:花费成本1.8亿 史上最高》, <https://news.tvbs.com.tw/entertainment/630119>。

湾与大陆不可分割的历史关系,导致台湾的电视剧极少再出现历史题材、古装题材。直至2010年两岸签署“ECFA”协议之后,两岸再次开启合拍之路,少数两岸合拍古装电视剧如《兰陵王》(2013)等在两岸的收视率及口碑均未取得良好效应。除了古装电视剧,部分年代剧以1945年抗战结束至1987年两岸恢复探亲之前的这段历史为时间背景,尤其关注国共内战结束后随迁台湾外省人的人物命运,例如《光阴的故事》(2008)、《闪亮的日子》(2009)、两岸合拍电视剧《原乡》(2012)等。

白先勇的《台北人》(1971)作为一部经典的描述大陆迁台外省人在台北生活的短篇小说集,其中多部小说被搬上荧幕,改编成电影、电视剧。此前,《金大班的最后一夜》《花桥荣记》《孤恋花》相继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剧。导演曹瑞原曾改编创作白先勇的《孽子》(2003)及《孤恋花》(2005),短篇小说《一把青》改编为电视剧,在人物形象、故事情节等方面都增加了较多二次创作。在内容生产上,曹瑞原将近万字的小说拓展为30集的电视剧,在人物形象设置及其命运遭际做了较大调整和改动,但却深化和明晰了个体故事背后的群体性时代经验,将个人悲剧串联到集体境遇,成为边缘性“历史”再叙述,也照应了白先勇隐藏在文本深处关于人性及命运等问题的思索,融合与回应了《台北人》里各不相同的人生境遇。白先勇在小说中以个人回忆叙事侧重表达对不可抗的人生重负欲言又止地表达,曹瑞原则以朱青的人生轨迹呈现所有牵扯其中的人物的命运沉浮,贯穿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所有历史事件。^[1]另一方面,在美术设计与视觉呈现上也可圈可点,该剧的美术设计是电影《红柿子》《戏梦人生》、电视剧《孤恋花》等年代影视作品的美术许英光,对于历史场景的美术设计十分有经验,因为是空军题材的电视剧,为了打造具有真实感的历史场景,剧组将高雄冈山杂草丛生的眷舍废墟改造为南京富贵洋气的仁爱东村,将台北桃园旧时的机场基地改造为南京机棚,^[2]南京的历史时空和台湾的眷村场景成为电影

中最主要的怀旧年代画面,也正是年代场景的搭建,为这部电视剧营造了良好的历史色彩,留下了时代珍贵的影像化注脚。

三、跨地合制、题材创新与创作转型

2017年,由台湾公共电视、HBO Asia、新加坡 IFA 三方合作的6集“迷你剧”《通灵少女》,开创了台湾电视剧跨地合制新模式。《通灵少女》是台湾公视与HBO Asia首次合作作品,也是HBO首部全中文发音的电视作品、第一部登上美国HBO的台湾地区电视剧,在亚洲23个国家和地区播出。在公共电视台播出后,前5集平均收视率3.7,第6集收视率4.4,创下公视开台以来戏剧最高收视纪录。^①《通灵少女》改编自导演陈和榆2013年的学生剧展作品《神算》,“通灵”民俗在亚洲电视舞台的露出,正是台湾一般民众的生活场景展现。该剧以“灵媒”刘柏君的真实故事为原型、以台湾民俗“通灵”(与亡者沟通对话)为创作来源,结合宫庙文化、民间信仰、青年成长、人际关系、社会问题以及生/死议题,成为一部题材新颖、本土文化内涵丰富的电视剧。《通灵少女》的合作模式为HBO提供资金、网络播出平台并为剧集进行总体定调,导演所带领的本土团队负责具体创作,既强调本土化题材,也运用商业化的制作手法,尤其采用6集短剧的设定、每集自成独立故事,改变了台湾电视剧长期以来冗长拖沓的情节设定,叙事及剪辑紧凑,因而吸引了青年观众群体的关注。《通灵少女》播出后,获得众多知名人士推荐,并在台湾掀起全民观影热潮。剧集热播期间,在捷运(地铁)上、餐厅里均可见正在移动设备上观看《通灵少女》的观众。观众对于本土电视剧的观影趣味,跟随着“走向亚洲”的本土闽南文化而抬头,而与HBO的合作也为电视剧的制作水准保驾护航。《通灵少女》作为跨地合作的成功案例,表明了台湾电视剧在对外开拓市场及资本的探索,在创作层面

① 收视率数据来自“台湾偶像剧场”收视率统计查询网站, http://tw.dorama.info/drama/pfd_rate.php?num=17963.

上，则进一步吸收本土文化与成长经验的养分、强调在地文化价值，甚至是将本土闽南文化打造为一种在他者文化背景观众眼中的“奇观”景象。

《通灵少女》取得成功后，台湾电视剧进一步展开各种形式的跨境合作。2018年，由凯擘影艺与青睐影视合作联合Netflix打造、叶天伦执导的都市情感剧集《双城故事》，在公共电视台播出后，通过Netflix平台在全球超过190个国家和地区陆续上线。导演叶天伦擅长拍摄情都市感题材电影电视作品，早前的电视电影《台北爱情捷运系列》版权就售卖给了美国福斯传媒集团旗下卫视电视台，此次与Netflix合作，更是“量身打造”的跨文化题材的电视剧，剧中台湾女孩居住在导演叶天伦的家乡、代表着台北传统文化的大稻埕，并通过与美国旧金山亚裔女孩交换公寓展现跨文化碰撞的议题。跨境合作探索给后来的台湾电视剧提供更多的经验：（1）本土市场的局限性使台湾影视产业的长远发展必然依靠境外市场，通过跨境合作能尽可能多地提供亚洲范围乃至世界范围内的网络播出平台，将台湾电视剧推送到更多观众眼前，也为台湾电视人提供更广阔的创作空间、更多的未来创作机会；（2）与全球性的大型媒体平台、网络平台或制作公司跨境合作，通过合作方监管与参与、技术支持，确保台湾影视生产的质量提升以及本土化与国际化的良好结合，提升台湾电视剧的发展质量。

在HBO、Netflix等国际媒体平台巨头纷纷进军亚洲的当下，台湾地区抓住机遇，通过跨境合作解决资源、资金、市场的短板，在前述几部重要电视剧之后的2019年，台湾电视剧迎来了重要的、真正的转型发展之年。《我们与恶的距离》《想见你》《俗女养成记》三部电视剧在两岸均取得了良好的口碑、收视率/点击率。改编自作家江鹅同名散文的《俗女养成记》，作为中华电视台的自制剧，也以平均收视率1.35、最高收视率2.22创下了华视13年来的最佳收视率^①，亦同样在Netflix上面向全球播映。本剧以幽默诙谐的风格，讲述了面临失业危机的大龄未

婚女性的成长史，折射出台湾地区南/北城乡发展不均的议题，以及社会婚姻观及家庭教育等议题。“俗女”这个名词本身就具有地方文化色彩，闽南俚语的运用、集体记忆的勾勒、地方人情味的营造，呈现为“台式轻喜剧”风格。从《花甲男孩转大人》《通灵少女》到《俗女养成记》，以影像建构闽台民俗、社会文化及土地关怀。与之相反，Netflix独立制作的首部台剧《罪梦者》也在2019年面世。《罪梦者》以悬疑惊悚类型剧，讲述死刑议题与亚洲社会的现实矛盾，由贾静雯、张孝全、范晓萱等主演，但在口碑及收视上表现平平，前三者的成功与《罪梦者》的失利，也证明了台湾地区电视剧的本土市场回归及国际化发展、跨境合作的最佳模式依然取决于根植于本土文化的创作题材及质量上乘的制作，脱离本土性的“失根”操作，一味地将“美剧”直接移植到台湾是行不通的。

《我们与恶的距离》同样延续跨境合作模式，通过台湾公共电视与线上影音平台Catch-Play以及HBO Asia合作，继续深化自《通灵少女》之后HBO与台湾本土创作团队的合作。《通灵少女》以闽台民俗“通灵”为创作主题，本土性特色鲜明，现实题材的《我们与恶的距离》则更加具有普适性。《我们与恶的距离》以商业化、类型化的叙事手法和紧凑的情节铺陈，以10集的短剧形式讲述了发生在台湾的真实社会事件，该剧通过随机杀人事件，聚焦了其背后复杂的媒体暴力、法律问题、青少年成长等复杂的社会问题，兼具戏剧冲突与社会批判性，成为台湾电视剧的又一个新的风格类型突破点。在台湾，该剧在公共电视台获得较高收视率，平均收视率2.02、完结篇收视率3.4^②，成为公共电视台史上收视率第三高的戏剧节目，并一举囊括第54届金钟奖6项大奖；在大陆，该剧获得影视评论网站豆瓣9.5分的高分，在两岸都取得了口碑及收视率双丰收。《我们与恶的距离》探讨的社会议题是复杂多元且尖锐深刻的，首先在于对

① 收视率数据来自“台湾偶像剧场”收视率统计查询网站 http://tw.dorama.info/drama/pfd_rate.php?num=25201。

② 收视率数据来自“台湾偶像剧场”收视率统计查询网站 http://tw.dorama.info/drama/pfd_rate.php?num=22602。

媒体和网络传播的思考,网络时代传播主体、传播渠道、传播方式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新闻一旦发生,会在第一时间被置于媒体平台上,接受公众的评判。牵涉利益群体较广的公共事件更是会急速传播,引发舆论风暴。该剧对社会负效应进行了观照与反思,呈现了公共事件传播的社会效应,以及媒体报道立场、互联网传播乱象和舆论暴力等问题。^[3]其次在于《我们与恶的距离》呈现了对随机杀人事件及其造成的社会恐慌、对受害者家庭创伤及精神分裂者的关注,以及对司法体系、律师职业的深刻思考。近年来华语现代电视剧多以职业、家庭、都市情感等为题材,《我们与恶的距离》则是一部较为难得的具有社会批判性的现实主义电视剧。

《想见你》采取的也是跨地合作的模式,由美国福斯传媒和台湾地区本土影视制作公司三凤制作、华联国际联袂打造。这部每集成本仅为大约35万元人民币、主要创作团队只有60人的“小成本、小制作”,再次印证了“内容为王”是艺术创作中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一个好的故事自身的价值与意义能够发光。^[3]《想见你》通过多重穿越叙事,形成了多线索、回环式的叙事模式,细节编排丝丝入扣,为剧情注入悬疑性和奇幻色彩,跳脱出了青春成长题材电视剧的公式化叙事模式。《想见你》打造了一个在奇幻穿越的叙事方式及推理悬疑的类型元素包装下的青春爱情成长故事。“穿越”题材华语电视剧已有20年历史,最早始于香港TVB剧集《寻秦记》(2001)、大陆的《穿越时空的爱恋》(2002),之后“穿越”题材被广泛重复运用,但“穿越剧”多以现代人穿越到古代,与古代人发生爱恋、预知未来等为情节,已形成一定的刻板模式。《想见你》可谓是“进阶版”的穿越剧,既摒弃了穿越剧古代/现代的穿越模式,更采用“双向穿越”增加叙事复杂性与剧情观赏性。剧中设定了1998年和2019年两个叙事时空,2019年的黄雨萱走不出男友王詮胜逝去的阴影,穿越回到1998年成为陈韵如并遇到李子维,剧情铺陈及精巧的叙事设计,充分融合悬疑类型元素,使得剧集扣人心弦、充满奇幻色彩。穿越元素把《想见你》的叙事时空划开成了几个阶段,不同的时空交错剪辑,强化了节奏,也消解了爱情题

材在内容密度和深度上固有的局限性。悬疑情节加入叙事形成完整的情节链条,增加了观众对于故事的参与感,经过拆分的爱情片段加入悬疑的故事线中,观众反而被细碎而温馨的情感回忆唤起共鸣,叙事效果事半功倍。^[4]与此同时,多线索、回环叙事给人物角色塑造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电影中的两位主演柯佳嬿、许光汉,很好地演绎了外形相同但性格迥异、年龄差异的黄雨萱、陈韵如以及王詮胜、李子维的人物角色,两位演员形象良好、演技精湛,亦为该剧的精彩叙事增光添彩,而许光汉又正是上述“植剧场”培养出来的演员。

值得一提的是,《想见你》恰到好处地将流行音乐纳入其中。音乐在影视剧中有强化主题、渲染气氛等作用,流行音乐一直是台湾地区影视作品中十分擅长运用的。在电影领域,《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的电影主题曲《那些年》、《我的少女时代》(2015)电影主题曲《小幸运》均因动人的旋律、与电影主题契合的歌词而随着电影上映传唱、走红。《想见你》的音乐由亚洲知名唱片公司滚石出品,音乐的创作和选用遵循剧中1998年和2019年两个故事年份,伍佰的《Last Dance》作为20世纪90年代末台湾地区的一首流行歌曲被恰当地嫁接进剧情中,歌词“所以暂时将你眼睛闭了起来”很好地贴合了电影中主角通过“随时听”这个年代产物的穿越转场设置。收录于伍佰1996年专辑《爱情的尽头》的《Last Dance》,在专辑中并非最为知名的歌曲,这首歌曲却在24年后的2020年因为《想见你》的走红而翻红两岸,更可见台湾地区影视作品与流行音乐良好的互动互促关系。剧中还穿插使用了多首滚石旗下的经典歌曲,包括张震岳的《秘密》、五月天的《拥抱》、莫文蔚的《真的吗?》等,这些歌曲的选用既符合1998年的时代设定,也营造了复古怀旧的年代氛围。

四、结 语

21世纪前20年,台湾地区电视剧产业主要经历了以下发展阶段:前十年是偶像连续剧的黄金时期,改编自日本动漫以及原创的都市情感两类“偶像剧”曾经风靡亚洲,并成为台湾影视

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2010年代之后，偶像剧由于未能实现创作转型升级而开始低迷，市场被冗长的家庭剧、乡土剧占据；2015—2016年开始出现转折点，史诗级年代大戏《一把青》以电影化的精良制作成为台湾地区有史以来最大成本制作的“大片”，观照大时代下小人物的漂泊命运，而“植剧场”则通过知名导演的“传、帮、带”带动了新导演和新演员的成长，成为转型升级的重要推手，并开启了后续的“短剧”模式；2017年公共电视与HBO合作的6集“迷你剧”《通灵少女》开启了跨地合作的新模式，在内容生产上强调本土的闽南文化元素，通过资金和资源的注入，国际化媒体巨头将台湾电视剧再次推向世界舞台；2019年成为台湾电视剧转型成果集中展现的一年，《我们与恶的距离》《俗女养成记》《想见你》通过现实主义批判、“台式”轻喜剧风格、悬疑奇幻元素以及多元丰富的叙事模式，以本土社会文化为创作来源，同时结合国际合作经验带来的类型生产，形成了真正意义上在内容创作、生产制作、营销等方面的转型升级。2020年，台湾与Netflix合制的《谁是被害者》、与HBO合制的《做工的人》依然保持较高的内容创作及制作水准。自2015年至今，经过5年的探索磨炼，台湾电视剧可谓完成了一轮艰难但颇有成效的复兴计划，“复兴”的

重点一在于内容创作上题材、类型、叙事模式上的推陈出新，二在于跨境合作带来的国际化播映平台及标准化、精良化的产业化生产模式。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大陆地区的影视产业尤其是以流媒体为平台的网络视听产业正在急剧快速发展，基于台湾地区的市场局限性及两岸的地缘、语言、文化的一致性，台湾地区的影视产业的长远发展，必然要求与大陆地区更加紧密合作，通过形成两岸之间成熟的合拍合制，借助大陆地区稳定的资金和市场支持，才能促进台湾地区影视产业的长久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 [1] 俞巧珍. 凡人故事，时代隐喻——白先勇小说《一把青》的跨媒介分析[J]. 中国现代文学论丛, 2018(1): 132-140.
- [2] 姬旦花. 从美术设计看《一把青》，穿越时空的故事装潢家许英光[EB/OL]. (2016-2-2) [2020-4-18]. <https://www.family.tw/archives/6873>.
- [3] 顾晓. 网络时代公共事件传播中的社会负效应——以台湾现实题材剧《我们与恶的距离》为例[J]. 新闻爱好者, 2020(3): 52-54.
- [4] 阿甘. 《想见你》：好的故事会发光[N]. 北京日报(文化周刊), 2020-03-06(13).

Taiwanese Drama Revival: A Study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TV Drama Creation in Taiwan in Recent Years

HUANG Shi-xian

(Film School, Jimei University, Xiamen 361021, China)

Abstract: The first decade of the 21st century was a golden perio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aiwan's idol series, but the TV drama industry as a whole has been sluggish since the 2010s. Beginning in 2015, some TV series, such as "Qseries" (e. g., *A Boy Named Flora*) and *The Teenage Psychic*, were created with themes of local Minnan Culture, combined with cross-border cooperation and broadcast on international network platforms. In 2019, *The World Between Us*, *The Making of an Ordinary Woman*, and *Someday or One Day* were transformed and upgraded in such aspects as content, production and marketing, through realism criticism, light comedy style, suspense fantasy elements and diverse and rich narrative modes. After five years of exploration, Taiwanese TV dramas have completed a difficult but fruitful revival plan: First, the creation of new themes, genres, and narrative patterns in content creation; and second, the international broadcast platform and standardization and refinement brought by cross-border cooperation industrial production mode.

Key words: TaiwanTV series; creation transformation; revival

(责任编辑 陈蒙腰)